

赵秀君 完美传递京剧的文化精髓

本报记者 张洁



赵秀君

天津市人,1987年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后深造于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1993年拜张君秋为师。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现任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团长。

确地表达了出来。以人物的感情需求为出发点,使唱腔更符合角色的性格和情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珠帘秀》一剧仍在不断地打磨加工,力求成为一部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剧目。

多年来,赵秀君与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演职人员一起,以京剧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她参演了反映码头工人精神的现代京剧《正气歌》;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他们排演了新创剧目《安国夫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编创京剧《忆秦娥·战疫情》,“以艺战疫”,鼓舞人心;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他们创作了《跟党走迈进新辉煌》等四首京剧,唱响时代声音。

回顾赵秀君的演艺生涯,她的演出场次超过了千场。上世纪90年代,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赴日本访问交流演出,由于行程紧凑,赵秀君连演23场。她还在拉美地区演出了30余场,在新西兰演出若千场,赢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掌声与喝彩。在国外演出时,他们始终不忘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到访美国、西班牙两国的孔子学院。赵秀君说:“前不久,西班牙孔子学院组织与中国相关的展览,联系我们,我们找出一些不常用的刀枪把子、行头寄过去。我觉得这种交流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推广。”

2023年年底,赵秀君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新时代中国戏剧(旦行)领军人才”荣誉。她说:“能得到这个荣誉,说明我努力的方向是对的。艺术总是在不断发展,如何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越接近巅峰,困难就越大,在思维和实践上不能出一点儿差错,一旦出错,就可能迷失方向。如果艺术只是技巧的炫耀,那么它就不完整。艺术应该能在现场给人带来快乐,让观众为之鼓掌。真正高层次的艺术,应让人感到舒适、好听、好看,这也是我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和领悟。”

京剧艺术看似在台上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实则非常艰苦且需要用心。“学艺初期,要用体能去投入,逐渐转向用心和脑力,达到艺术的高标准。艺术的大道看似无形,但其中蕴含着深奥的道理,要耐心地去发现其中的规律。”赵秀君认为,全世界的文化和文艺审美都是相通的,善善恶恶都体现在其中。“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演员通过为观众表演,也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是关门弟子。从此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了赵秀君的座右铭。“老师要求我踏实做人,淡泊名利。他说,作为演员,如果过于追求名利,将无法看到前途。正是因为老师的教诲,才有了日后的我。”

张君秋先生给赵秀君说戏,最先说的是《金山寺·断桥·雷峰塔》。这是张派经典剧目,难度很高。早在民国时期,每当戏班子收入不佳,张君秋先生就会演出《金·断·雷》,一贴戏报子就上座儿。这出戏难度很大,要是能把它唱好,就没有唱不了的戏了。有一次,赵秀君和团里商量排演《金·断·雷》,排练完成后,邀请张君秋先生来观看。张先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掰开揉碎地指导演出,并对赵秀君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她有志气。

回忆与恩师的相处时光,赵秀君说:“每次去拜访老师,他总是严格地教导我,要求我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老师教我的一些技巧,都让我当面反复练习,直到完全掌握。”

张君秋先生也非常关心赵秀君的生活,得知赵秀君的父亲去世早,便给她看自己家人的相册,讲自己小时候的事。当年,张先生的母亲非常辛苦地抚养他长大,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张先生加倍努力地学艺。赵秀君说:“先生对我很疼爱,对我的家里人也很关心,总是嘱咐我要孝顺母亲,听母亲的话。”

担传承重任 推张派艺术

中国京剧“音配像”“像音像”是两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赵秀君共录制了十九出“像音像”剧目,六出“音配像”剧目。每次录制,她总是提前一个月准备,复习师父说戏的录音,再与琴师对唱腔,字斟句酌。她说:“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更是一门综合艺术,只有自身各项技能全面发展,才能够完美地将京剧艺术最美的文化精髓表现到位、传递准确。”

作为张君秋先生的关门弟子,赵秀君始终以张君秋大师的艺术为范本,既追求形似,更追求神似,小到一个眼神、一个垫步,大到一段唱腔、一套动作,她都力求做到极致。她说:“先生的声音堪称完美,赞美之词无法形容他的才华,作为一名女学生,我也面临一些困境,因为男性和女性在肌肉力量、声带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运用女性的声音特点展现张派艺术的风格,需要深思熟虑,不断练习。”

赵秀君继承了张君秋先生对待艺术的严谨和精益求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她坚持每天练功、吊嗓,每场演

出前都要经过说排、坐唱、响排等多番排练,确保熟练度和技巧,以保证演出万无一失。比如,为了演好《金·断·雷》,每次演出前她都要和演员们泡在练功房,跑圆场,拉云手,互相配合增加默契。一遍遍练下来,经常被道具“砍”得满是伤痕,虎口磨出血泡。新编京剧《安国夫人》也是唱做繁重,她坚持练把子功,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

张君秋先生对于塑造人物的要求非常高。他不仅追求嗓音的宽、厚、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入理解人物,通过声音将人物形象塑造得细腻多变。赵秀君说:“张君秋先生最喜欢看的是万花筒般多样的东西,因此,他的艺术风格始终保持着新鲜感,能够触动人心,激发他人对艺术的向往。他的艺术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情感的传递。他的声音能够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让人产生共鸣。”

张君秋先生去世后,赵秀君拜杜近芳先生为师。第一次见面,赵秀君记忆犹新:“1997年春节前我演出《西厢记》,杜老师坐在张老师身旁,张老师把我叫过去说,这是我最小的徒弟,多多帮助她。杜老师和张老师关系很好,小时候一起学过戏,后来杜老师排演《红色娘子军》,请张老师帮忙为这部戏设计唱腔,为这部戏把关。”杜近芳先生对赵秀君非常器重,她曾说自己“是在给别人大衣上缝钻石”,对赵秀君也是如此,在表演上,帮她设计了很多理念。

那些年,赵秀君还得到了迟金声、叶少兰、苏德贵等多位前辈的教导和帮助,她总结出了经验:“如果没有好的老师,学生只会知道点滴而不知道全面的话,上台表现也会很片面。光有名师还不够,还需要遇到明白的老师。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师徒关系也非常重要。”

如何将张派艺术发扬光大,培养更多张派的青年人才?赵秀君觉得这是自

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2022年,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赵秀君与戏剧理论家刘连群多方奔走,促成了第一期张派名剧《西厢记》(改编本)传习班。全国十余家院团的几十名青年演员和演奏员参与学习。赵秀君说:“张派艺术需要保持其独特性和纯粹性,不能被过度扩大或改变,否则可能会失去原有的魅力,要做到‘好听’,保持张派艺术的优美和感染力。”

目前,北京、上海、武汉等院团已经完成了《西厢记》的排练演出,赵秀君到排练现场把关,确保高水平传承,演出反响强烈。她说:“学生来学戏,我们再到每个地方去落地。有时候这个戏不落地就不容易留住。我们团的主演、主奏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比如说老师的气口、动作和情感的衔接等,都要细致地教给学生,使学生在受益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这种形式得到了湖北京剧院名誉院长朱世慧先生的肯定,他说:“这种传授的形式,拿出来的戏必是精品。”

展舞台魅力 与观众同频

赵秀君一直遵循梅兰芳先生“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念,坚持京剧艺术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她在舞台上不断实践,在新剧目、新角色、新唱腔上大胆尝试。2020年,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创新排新剧目《珠帘秀》,讲述艺人珠帘秀与关汉卿编演《窦娥冤》背后的故事。剧中大胆尝试“戏中戏”,对演员的表演功底要求很高。这出戏在2020年年初首演,2021年参加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展演,2023年经过加工提高再次与观众见面。赵秀君说:“剧中的表演充分诠释了张派艺术的特点,旋律丰富,唱腔多样,既有传统味道,又具独特风格,将张派唱腔音色柔、吐字清、韵味浓的特点准

赵秀君 完美传递京剧的文化精髓

回首梨园路 难忘师徒缘

赵秀君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热爱文艺,每当有优秀的戏曲、电影、交响乐、芭蕾舞演出,都会带着赵秀君和她的弟弟一同去观看。赵秀君学过芭蕾舞,11岁那年,父亲得知天津戏校招生,建议女儿去试试看。那一年有上千人参加选拔,经过业务和文化课等考试,有70多人被录取,其中仅有6名女生,赵秀君是其中之一。

进入戏校后,赵秀君凭借芭蕾舞功底和良好的形象气质,被选为青衣行当。戏曲唱腔非常繁杂,学起来很吃力,摸不着门。直到有一天回家,听到父亲用录音机放张君秋先生的《苏三起解》,一瞬间,她对这个声音有了特殊的感觉,“想唱得和磁带里的声音一样好。”从此,她好像开了窍,有了学戏的欲望,在戏校七年,她每天早起苦练各种行当,向李近秋、张学华、蔡英莲等老师学艺。她回忆说:“功夫是自己一点一滴苦练出来的,但如果没好老师教,练也白练,我深深地感激我的老师们。”

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出在即,天津市有关领导和戏校的老师一起带赵秀君去拜访张君秋先生,因为想参加这次演出,必须得到张先生的认可。“那天很冷,寒风凛冽,当着张君秋先生的面,我唱了一段《秦香莲》。唱完,张先生脸上露出笑容,他说,行啊,回津排戏去吧!”这是赵秀君第一次在张君秋先生面前露脸,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得到了大师的认可。

“正式演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我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广泛好评。”这是赵秀君年轻时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1991年,赵秀君调入天津市青年京剧团。1993年,纪念张君秋艺术生活60年活动在北京举办,张君秋先生特邀赵秀君来演出。那天赵秀君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观众要求她再唱一段,但年轻的赵秀君有些胆怯,匆匆下台。在后台,张君秋先生指点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给观众再唱一段,即使不唱,也要鞠躬致谢。

次日的宴请中,有人提议请张君秋先生收赵秀君为徒。在梨园界,拜师是非常严肃的事,然而,面对这个临时提议,张君秋先生竟欣然接受。赵秀君回忆:“当时连鲜花都没准备,我激动不已,拿起桌上的盆花献给了张君秋先生。张先生也拿起桌上的菜单,在上面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回赠我。”

就这样,在一次非正式的拜师宴上,赵秀君成为张君秋先生的正式弟子,也



舞台上的赵秀君

讲述

3400多条俏皮话,绘出一幅幅津门风情画

俏皮话浓缩天津浩如烟海的历史

口述 谷正义 采写 何玉新

天津人爱说俏皮话,天津的人文历史、掌故传说、五行八作、生活百态,均能从俏皮话中反映出来。近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谷正义编著的《天津俏皮话大全》,收录了3400多条有天津特色的俏皮话,是一部难得的历史文化资料。细读这些俏皮话,好似一幅幅奇妙的津门风情画浮现眼前。谷正义今年73岁,从当知青插队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俏皮话,坚持几十年,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俏皮话生动活泼明晓哲理 展示出老百姓创造语言的智慧

我是土生土长的汉沽人。父亲20岁到工厂学徒,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母亲在家门口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上班。我上小学时,放学就去回收站等母亲一起回家。那地方最多的一是废铜烂铁,二是旧报纸、旧书刊。我坐在地上翻看报纸,学到了很多知识,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我买书、看书、藏书、写书上了瘾,至今私人藏书有2万余册。

1968年,我初中毕业,到汉沽小马杓村插队落户。村支书得知我喜欢读书写文章,让我负责村里的通讯报道。我热情很高,接连写了多篇稿件,满心欢喜地送到公社广播站,结果人家一篇也没采用。村支书看出我心情

沮丧,对我说:“踢脚三脚总得有个过程,依我的笨眼光,你划拉的那些稿子,写的是农村事儿,说的却不是咱农民话,凉白开沏茶——没味儿。你得从这上头想想办法。”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是我记下来的第一句俏皮话,时间是1968年10月。此语如一剂良药,让我开了窍。之前我写文章,没有甩掉学生腔,喜爱堆砌形容词,矫揉造作,干巴巴,空瘪瘪,不接地气,农民怎么能爱听爱看呢?

此后,我跟农民们打成一片,处处做有心人,从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捕捉他们生动传神的语言,记在小本子上,并随时练着怎样使用。我把那些闪光的语言融入稿子里,写出来的稿子与农民贴得近了,有了活气儿,有了嚼头儿,有了泥土的芳香味儿。一篇又一篇稿子被公社、区广播站采用,还有的上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头条,或者刊登在《天津日报》上。

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我发现男女老少都能说上几句俏皮话。特别是有几个老农,肚子里好像装着一部“俏皮话词典”,讲起来一串一串的,妙语连珠,有机敏的对话、诙谐的调侃、善意的讥讽、辛辣的鞭挞。比如:一个人爱敲锣子、甩闲话,就说他狗撒帘子——全仗一张嘴;一个人不说空话,注重实干,就说他碌碌碌碌磨盘——实打实;一个人办事时遇到困难,办砸了,那就是兔儿爷捣耳朵——崴泥了。农民们在这些生动活泼的俏皮话中品味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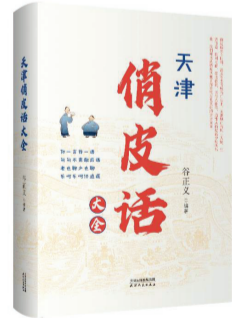
明晓哲理,展示了创造语言的智慧。

知青干农活觉得太累,难免耷拉脑袋、嚼牙花子、发牢骚、说怪话。有一次被老农田大叔听见了,就跟我们说:“这人呀,哭也一天,笑也一天,太阳照转转,日子还得过,我送你们一句俏皮话,闭着眼睛坐二等——到哪站算哪站吧!”“二等”为何物?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全然不知,其实就是自行车后架,意思可能是略低于一等座,或者从天津人喜欢拿自己砸挂的幽默性格来看,可能是说坐这种车的自己是“二等公民”?

我白天参加劳动,留心搜集素材,晚上挑灯撰稿,稿件频频发表,逐渐有了点儿名气,受到有关领导的关注。1972年,我被选调进入区级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改变了人生命运。我也曾痴迷于诗歌,1993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盐诗咸韵》,收录的全是我写盐的诗。蒋子龙先生为我的诗集作序:“他厚积薄发,写一首是一首,每一首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都像盐一样有个沉淀、结晶的过程,因此才有分量,言近意远,别有一格。”

俏皮话蕴含历史信息 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天津人运用比喻、夸张、双关、谐音等修辞手法,创造了大量带有民俗色彩的俏皮话,记录了昔日的市井生活。比如与过年有关的俏皮话:灶王



爷吃糖瓜——稳拿,说的是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糖瓜祭灶的风俗;大年三十儿的福字——倒贴,本意是取过年时“福到了”的彩头,实际是自嘲瞎本儿;还有一句,三十儿晚上吃饺子——没外人,这一天没有串门儿的。

俏皮话不仅能表达思想感情,还蕴含着历史信息,一条一条的来历,一句有一句的来历,浓缩了天津这座城市浩如烟海的历史。我常有这样的感觉:随手拿出一句俏皮话,都可能抖落出一段尘封往事。比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出现轨道交通的城市。1906年,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环城有轨电车,俗称“白牌电车”。后来又相继开通了红牌、蓝牌、黄牌、绿牌等电车。白牌电车的路线是绕着天津旧城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运行,其他牌的车穿行于租界,故此出现了“一句俏皮话:白牌电车进租界——岔道儿了。另外还有“两个没辙”,电车出轨——没辙,电车进胡同——没辙。从俏皮话中了解过去的天津,我感觉比从历史文献中看到的更生动,因为词汇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到大神堂村蹲点调研,小住了几日。所接触的渔民多豪爽、热情、嗓门大,能说话道,言谈话语间的俏皮话格外逗人发

笑。一日晚餐,村干部和他的几个朋友用烈酒和顶盖黄的海蟹款待我。我乘着酒兴建议:“咱们边吃边喝边说,行不行?谁能说出一句关于螃蟹的俏皮话,谁就有权指定他人喝一杯酒。”众人纷纷响应,好像炸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脱口而出:属螃蟹的——横行霸道、翻了篓的螃蟹——到处横行、螃蟹吃豆腐——吃得不多抓得挺乱、钻进网的螃蟹——手忙脚乱、戏台上卖螃蟹——买卖不大架子不小、螃蟹夹豌豆——滚的滚爬的爬……酒浓,蟹香,语丰,引起一阵阵笑声。由此我想到,俏皮话本是一种民间语言,它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渔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海边,他们熟悉常用的俏皮话自然带有渔村特色,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海味儿。

我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可能是受我的影响,也喜欢上了俏皮话。一个周日的早晨,我跟爱人因小事拌了几句嘴,到晚上吃饭时,还是谁也不理谁。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妈妈,我看你们是在唱戏的吹胡子——假生气,都别装模作样啦!”说得我们俩都笑起来,烦恼烟消云散。

俏皮话散落在天津的街头巷尾 提炼于天津味儿的文艺作品中

我从1968年开始搜集俏皮话,共辑录3万余条,又从搜集、整理到求证、研究,日积月累,收获颇丰。2000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津俏皮话》,之后我想到了编著一部《天津俏皮话大全》。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是出于爱好,五十余年的心血不能白费,总得留下一部有点儿分量的书;二是近年来很多天津民俗文化学者对天津俏皮话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但多以报刊文章或小册子形式呈现,俏皮话应该出一本大部书;另外,随着时代发展,许多俏

皮话被淘汰、消失,我希望能加以打捞、保护,尽我之力全面辑录,准确诠释,使之入典,记录在案,流传后世。

《天津俏皮话大全》这本书还辑录了很多天津作家作品里的俏皮话。可以这样说,运用俏皮话,是天津作家的共性。比如民国时期的刘云若、李然犀,当代的梁斌、鲍昌、冯骥才、蒋子龙、林希、肖克凡、王松、天下霸唱等作家,他们作品中的俏皮话精彩纷呈,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风格。

前些年,我在网上看到天下霸唱的小说《鬼吹灯》风靡一时,不知作者是何许人,买回来细读,发现小说虽是随处可见,比如:“天津的起床早——穷忙活、屎壳郎上马路——愣充美国小吉普……”后来我才知道,天下霸唱是地道的天津娃,谜底揭晓,我惊喜不已,此后他的小说井喷式爆发,《天坑宝藏》《大耍儿》《崔老道捉妖》《窦金龙憨宝》……一部接着一部,我一本不落地买来收藏,也为《天津俏皮话大全》提供了大量事例例证。

我感觉,天下霸唱在深入生活上过下笨功夫、大功夫,对天津风土人情、生活百态了如指掌,他肯定也搜集了海量的天津原汁原味的俏皮话,需要时信手拈来,创造性地运用,多而不滥,戏而不闹,野性而不鄙俗,通俗中见神奇,直白里含深邃,文学语言特色鲜明,在天津乃至全国卓尔不群,独树一帜,我觉得这是天津丰富的民间语言、民间文化孕育了这样一位作家。

天津人的幽默感与生俱来,骨子里就有诙谐的细胞,所以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天津人都会说相声。”俏皮话又是相声不可或缺的语言材料,因此在天津才会有扎实的群众基础。生活离不开俏皮话,与人沟通时,运用俏皮话,可以活跃气氛、化解尴尬,可以给自己带来自信,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这不正是俏皮话的魅力和价值吗?